

打開奇幻故事書 走進林佑儒的跨界人生

教師、作家、媽媽

在閱讀路上交疊合一

文／李墨、圖／林佑儒提供



▲ 對林佑儒而言，閱讀是享受，也有助於解決生活問題。

擔任教師的林佑儒，思索著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的方法；作為一位兒童文學作家，閱讀教育是她書寫創作的重要動機；身為兩個女兒的媽媽，她分享自己的閱讀體會，一同經歷孩子的成長。

翻開《神祕圖書館偵探》，出現化身成蜻蜓與金龜子的神祕圖書館員，在圖書館內消磨夏日時光的小兄妹意外被捲入魔法書失竊風波，在魔法世界中與巫婆鬥智……

這個奇幻故事的源頭來自於七零年代的光復糖廠，當時小小的林佑儒在糖廠閱覽室躲著炎夏豔陽，眼前等待她的，是走在閱讀路上的跨界人生。

直擊教學現場 透過閱讀了解孩子想法

擁有近 20 年教學經驗的林佑儒，第一個身分是老練的英文教師，同時也協助推動學校的閱讀活動。在閱讀活動過程中，小朋友的純真對於真實世界而言，往往更為銳利、而且毫不遮掩。她曾在讀書會中，帶著小朋友讀了「數學詩」，內文像是「紅色的落葉＋橘色的落葉＋金色的落葉＋棕色的落葉＝踩下去窸窣有聲的地上彩虹」，讓孩子仿作時，卻有四年級的小朋友寫出「一個

男人＋兩個女人＝一個家庭主婦和一個狐狸精」。

原來是這個小朋友親身經歷了家庭中的外遇風暴，林佑儒說，「閱讀不只是帶來樂趣，也讓我們更有機會認識到小朋友的思考方式，小朋友會將故事情節，投射到自己的經歷。」她也感嘆閱讀有階級存在，像是曾遇過六年級學生看著厚厚一本、虐心的言情小說，但同年齡卻有另一位社經背景較好的學生，讀的是描寫甘迺迪家族的歷史小說。林佑儒認為，身為老師，有責任影響學生，一本書對學生而言就是一扇大門。

閱讀推廣一直是教育部的重點項目，但小學老師工作繁重，甚至要身兼行政職，只能希望自己有頭六臂完成一切任務。也因此，閱讀推廣往往化約為薄薄一張讀書心得單，似乎小朋友們交了許多心得單，就與培養閱讀習慣同義。林佑儒說，用閱讀了幾本書、交了幾張心得單來獎勵孩子，導致小朋友閱讀的出發點不是因為樂趣，讓她相當疑惑，「沒有更好的辦法嗎？」



► 林佑儒寫作的《神祕圖書館偵探》系列作品。(李墨攝)



▲ 光復糖廠對於林佑儒而言，是甜滋滋、幸福的童年時光。

林佑儒心目中推廣閱讀最好的方法，是每個老師都接受閱讀訓練，直接在班上帶領學生討論書本，這麼做才有可能讓小朋友的閱讀從量的多寡轉為質的深入。但她難過地說，「家長可能不閱讀，連有些老師都不閱讀，你是專業老師，不提升自己，要拿什麼來教小孩。」因此，林佑儒在對老師們演講時，希望傳達的是對閱讀的熱情，唯有老師自己熱衷於閱讀，才能讓閱讀的推動更為深化。

在光復糖廠長大 甜滋滋的童年時光

時光倒轉到林佑儒的童年，她在花蓮光復糖廠長大，糖廠當時自成一個社區，有學校、活動中心、理髮廳、診所、網球場、早餐店、閱覽室，還有讓人無比懷念的日式澡堂，「洗完澡出去，抬頭可以看到北斗七星。」悠悠地望向童年，林佑儒笑說，「想起東部的高山，會起雞皮疙瘩，學校裡有大樹，小朋友會手牽手圍著大樹唱歌，很幸福。」

糖廠社區中的閱覽室，是林佑儒閱讀的起點，小時候媽媽會去閱覽室借瓊瑤小說，媽媽跟她說「妳可以去借《國語日報》」，開啟了她對於閱讀這項活動的興趣。林佑儒說，「小時候很多時間、很無聊，我就坐在閱覽室，一頁一頁地看國語日報，尤其喜歡閱覽室中圖書的味道。」這也成了她日後創作《神秘圖書館偵探》系列的養分。

林佑儒笑稱自己是貧民，除了《國語日報》，兒時看得不是都市小孩熱愛的《漢聲小百科》，而是國立編譯館的《中華兒童叢書》。小六時，因父親工作關係搬到玉井糖廠，那裡也有閱覽室，她愛上看報紙副刊，像是李昂的〈殺夫〉、鍾曉陽的〈停車暫借問〉，到了大學，她有了自己買書的習慣，從此家中的書越來越多，終於有了自己的小小圖書館。

鍾情寫作 為了學生與內在的自我

小時候喜歡在閱覽室躲避東部的豔陽，長大投入教職，林佑儒還有第二個身分：兒童文學作家。大約 15 年前開始寫作，她曾得過九歌少兒



▲ 林佑儒的作品廣受小朋友歡迎。



▲ 林佑儒到學校與小朋友分享閱讀樂趣。

文學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、南瀛文學獎等獎項，由於作品取自校園生活，像是《草莓心事》、《廁所幫偵探》、《神秘圖書館偵探》等系列廣受教師、小朋友歡迎。

教育是林佑儒創作的重要動機，像是《草莓心事》，就源自於她在學校教高年級小朋友時，有一次看到一個小女生和班上小男生上課時偷偷寫交換日記。小女生在日記中寫著，「我看到你在看別的女生。」小男生則緊張地回說，「沒有！她只是朋友，我只愛妳。」小女生回，「我看了一本愛情小說，裡面的男生會為了女生不要工作，這樣的愛，你給的起嗎？」

林佑儒看到這段內容相當驚訝，後來才發現，這些說法來自於他們閱讀的《俏佳人》系列，小小一本 20 元，菜市場、夜市都能買到。這件事讓她反思，「如果我不好好寫一本小學生可以看的情感教育故事，小朋友就會看著這類書長大。」

除了為學生而寫，林佑儒也為了從小讀兒童文學、得到快樂體驗的內在自我而寫。談起奇幻

系列作品，她說，「在書寫奇幻作品時，想像的過程對我來講是種樂趣，這就是閱讀奇幻故事的好處。」生活場景成了林佑儒的靈感來源，像是進到圖書館，她就會想像一個什麼書都有，還有各種特殊能力的神奇圖書館。她認為，「閱讀奇幻故事帶給人的快感，來自於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限制。」

受到村上春樹啟發 體會身為作家的決心

閱讀是林佑儒創作的養分泉源，更是最愛的生活享受，問起最愛的一本書，她兩眼猶如閃耀著光芒，笑說，「不能說很多本嗎？對很多書都有感情啊。」林佑儒認為，若從寫作的角度來看，影響她最大的是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。林佑儒分析，第一是村上春樹的寫作技法，像是在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中對於圖書館的描寫，便深深吸引著她。其次，是村上春樹在 26 歲時開始寫作，而林佑儒則是在 26 歲時開始讀他的作品，這激勵她「雖然起點較晚，但想要寫，不管什麼時候都可以試試看。」

最後，則是村上春樹的決心，在撰寫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時，村上春樹斷然戒菸，並開始跑步。林佑儒受到激勵，寫《神秘圖書館偵探》系列時也開始運動，她說，「一方面是為了生小孩，一方面是鍛鍊寫作的思考能力。」像是再次對自己喊話，林佑儒說，「你的文筆再好，沒有作品就沒的談，這是我對寫作的覺悟。」

除了村上春樹的作品外，林佑儒偏好奇幻、偵探類的著作，像是小野不由美的《十二國記》，內容中對怪物的形塑源自於中國經典《山海經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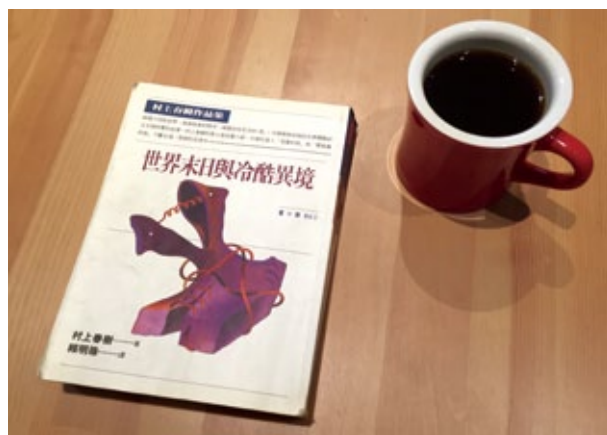
讓她深深著迷，夢枕獏的《陰陽師》中對人物的描寫以及場景的刻畫，在她心中則猶如一幅幅美麗的畫。至於心目中奉為神級的作家，林佑儒首推義大利的伊塔羅·卡爾維諾，在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中忽必烈與馬可波羅對話，談著城市的記憶、死亡與慾望，美得讓人心碎。

為人母 不奇幻卻真實的幸福

採訪當天，咖啡店外是赤燄燄的臺南豔陽，林佑儒受訪後的下一個行程，是去接6歲與3歲的兩個寶貝女兒。這也是她第三個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身分，一家四口中的媽媽角色。



▲ 家中的小小圖書館，是林佑儒生活的重心。



▲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》中對於圖書館的描寫，深深吸引林佑儒。(李墨攝)

身為老師，林佑儒相當注重女兒的教育，身為作家，她更清楚閱讀對孩子的良性影響，或是更直接地說，閱讀讓孩子能夠面對殘酷的教育階層化現象，跳脫生活環境的限制。林佑儒認為，閱讀是樂趣，也是技能，可以讓孩子在體制內有更多的選擇。說起家中的藏書，她笑稱是又多又亂，有放在櫃子裡的書，也特別做了一大面書牆，裡面除了自己與先生的書，也有大量的、專屬小朋友的書。

談起孩子，林佑儒滿是笑意，她說，「我們家每一層樓都有書，我的小孩隨時都會拿一本，叫媽媽說給她聽。」與筆下靈動的奇幻世界不同，抱著孩子，與孩子一起念書，對林佑儒而言是沉甸甸地、真實的幸福。她也體悟，「說故事重要的不是技巧，是你想不想跟小孩互動。」

當然，為人母有極其辛苦的一面，林佑儒也不諱言，「我生小孩之後有發現一件事，一個媽媽會為了家庭犧牲掉很多自我，我當了媽媽後有深切體認，現在連暢讀一本書的時間都非常少。」她笑說，「我會趁寒暑假、空堂要求自己寫作、構思，這是維持自我存在的方式。」雖然外人看



▲ 與寶貝女兒合照，身為人母是林佑儒最真實的幸福。

來辛苦，但林佑儒說，能經歷孩子的成長，與孩子分享自己的閱讀體會，現在的生活對她來說是很有趣的。

橫跨多重身分 慶幸自己愛上閱讀

在林佑儒的作品中，奇幻與現實交錯，在人生中，則是各種身分交疊。她說自己聽過最棒的讚美，是一位小學校長跟她說，「讀妳的作品，妳真不像是個小學老師。」林佑儒說，自己不是傳統師培體制出來的，也不希望成為一個有刻板模式的人。

林佑儒希望自己可以影響學生，但常想「我憑什麼影響他們，只因為我是個大人嗎？我希望是因為我的生活閱歷豐富，所以帶給學生好的東西。」她分享曾讀過的一句話，「當你在小孩還不會閱讀時，跟他說故事，是讓他當一個實習的讀者。」

秉持著「有閱讀的大人，才有閱讀的小孩」此一信念，林佑儒與孩子分享閱讀樂趣，至於對她本身而言，「閱讀讓我突破生活限制，也幫助我解決生活問題。」林佑儒引用吳念真的說法，「很高興有閱讀習慣，讓我度過很多生命中無聊的時光。」◎